

## 舊地

### ——記花蓮忠烈祠

蕭艾

那兒許多傳說，許多牌位  
擠放在封閉的小祠

我懷疑著，不，

我害怕去走近，那兩列蒼松的盡頭

果然是有隧道的遺跡，舊時的防禦工事

我撿拾起一堆石頭

其中形狀醜惡的，一個骷髏頭

問它：可還有無名英雄留下

首級填成的丘塚？

（走開罷。它說：

走開去，這裏是不祥之地呵）

一旁是青銅的駿騎，長鬃飛揚地嘶叫著

是日軍的戰神，的紀念吧我想

我想，是血水沉積銅的質量

才造就了這種神性的獸物罷——這些

原該都記得的

（然而，我只是害怕著

鬼魅的巢穴隱匿在林子 and 石隙

怕樹梢有懸人的繩索未解

怕尚有塵掩的血漬留下，暗中作祟著……）

而我終於放心地走近，因為今天

那裏是一座裝飾華麗，遊人喧囂

祈福的廟宇



# 雪橋

高華放

——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唐僧·皎然

這寒雲冰凍了幾夜的明月？  
這北風擣下了幾里的積雪？

我吃力地於雪中緩行  
每個鞋底踏硬的凝冰  
都浮起一個霧狀的  
你的笑臉（仍是如昔地  
明亮濛美）

想著這是最後與你凝視的地方了  
我撫揉著一團團昇自  
島國上流水的白雪（依是如昔地  
晶瑩柔美） 幾響後  
端端地讓他們相對  
向陽的橋側 平列著  
二十四個刻有微笑的我  
向陰的橋側 對放著  
二十四個尚無五官的你

知道嗎？這愈濃愈厚的月光裏  
我點燃了二十四對白燭  
看到嗎？那遙遙的一顆星  
也映著二十四個我的光輝  
今夜，哦今夜什麼仍未點亮？  
我快升起一把把的火自喉中  
零下燃燒的夜晚  
灼得我好痛

北風吹薄了寒雲  
星星又被點亮了好幾顆  
看哪，月暈一直如環如環  
向四周擴大地圈去！  
我抓起數團流水向上擲去——  
但雪依然落了滿地  
更深更厚 是的，酒盡了  
我走了，在這燃燒的夜晚  
但明晚的橋色會燃得  
更明更亮



# 慕水

玄古

是一片和闐的水色

從秦漢看到晚唐看到現代

從早晨看到黃昏看到日落

從髮梢看到唇沿看到腰際

仍是那種遙邇江南的古典

美麗而矜持

偶有鳥禽飛掠 自雲飄過

也只能留下稍縱即逝的身影

以一種不被允許的姿勢

俯吻水面 細品江南

順便吹亂躺在上頭的青山

直到日暮時分 東風不再

我乃以木槳輕探妳

水色因而自碧綠轉為酡紅

那時

我是輕舟

當天空掛起黑幕之後

我便自妳的身上

悠悠划過

而這時

我是東風